

出门俱是看花人

王太生

在我的微信圈里，有几个朋友，漂在路上，他们在春天看花。

画家赵二，这几天出门写生去了，他在微信圈里留言：在春天打卡看花，花开时需要围观与欣赏。无人喝彩，会辜负了那些花。
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

追踪赵二的芳野仙境，他去了金陵，正坐在梅花山的一片小山坡上，山谷里数万株梅花，争奇斗艳，氤氲蒸腾，让他目眩神迷，赵二想爬到梅花树上睡一觉，打呼噜给梅花听；或者，穿布衣长衫，倚在梅花树上发呆，抬头看天，一枝横亘，花色清丽。

梅花本是山野之物，孤寂。它在野村、山崖、清溪，姗姗而动。赵二觉得，访梅宜细雨清晨，薄暮黄昏。他眯着眼睛看梅花，更欣赏一场盛大芳菲之后的凋谢之美。赵二说，去年他在山中看梅花，去迟了，梅花已过盛花期。

梅花落，红的花，粉的花，青的花，悠悠落在山坡上。风吹花瓣涌动，纷纷走远，一岁芳华，转瞬不见。

金陵梅花山，我只是路过，并没有领略它的花事之美，若徜徉花间，想必是发上、衣上、口鼻、眉眼，会沾上花粉，几只口袋中也会装满花香，也许还会捡得一些掉落的梅花瓣，带回去煮一锅梅花清粥。

春天的信笺

王晓

我和小宝在公园散步，冷不防一只临水吐芳的红梅逮住孩子的目光，她惊喜：花！红花！开了！是的呢，低矮的枝权上满是花骨朵，性急地放开了花瓣。

红梅是春天写来的第一封信，被我小小的女儿最先收到。她立在红梅花下，让我拍视频，末了问一句：我漂亮吗？

4岁的小人儿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就算不打扮，立于柳眉春风里，有先开的红梅花衬着，是把人融化的美景。

桃花则是春天策马加鞭送来的，来得迅猛、浩荡，不参加春天的聚会都不可能。桃花是春天最佳代言人，要颜值有颜值，要声势有声势。家搬到哪里，哪里都有一株桃，迎窗可见，冬去春来从不爽约。

今年春天的爱情花，当属公园镜湖边的紫色丁香。浅浅淡淡的丁香，枝条纤细，叶子心形，新生的，小如指甲大，大若娃娃手掌，开在枝条的顶端，那香，细细悠悠，还绵长。

公园里还有一株白色丁香，在不远处的小拱桥那儿，一样纤细瘦弱。二月仲春，它还是开出了无瑕的花，香味比紫色的更喜欢往人心里钻。挥挥衣袖，往拱桥上走，我至高处回首，一对男女正从丁香花下经过，男人摘下一枝递给她，女人边嗅边往桥上走，都没有在花下停留。

春往深处走，我们这里202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要举办了。园子里到处都是花，好些南方花木，不乏名贵品种。最留意各种颜色的长寿花。我培育的长寿花，春的讯息接收准确，从不误时，春来蓄势，春盛绽放。都是红的，一种鲜红，一种玫红，一种丰腴，一种细碎。园子里的长寿花多，色彩有黄绿紫橙各种颜色，开了眼界。

陪我一起赏花的是中国马拉松第一人张亮友的老伴。他们与我住同一个小区，日日看着老两口相伴跑步，今天老爷子没出来，有

朋友张老大觉得古宅玉兰最美，他去江南古园子里拍花。漏窗黛瓦，草木滴翠，古园与花，是青莲色的调子。他在古园子，拍甜白的玉兰，一根斜逸的树枝上，一花苞与园子里古建筑的匾额上的“风华”二字虚实相叠映，花与字，互相诠释。张老大站在园子里的二层小木楼上，俯看庭院，一树玉兰，亮白的花与青黛的瓦。关键是，那还没有叶，却先有花的树枝上，杯盏似的花苞，在风中微微颤动，如盛清冽的酒，让人未饮先醉。

春天看花，绕不过油菜花。这样的高秆黄花，有很大的遮闭性，花开恣肆，把村庄都遮掩了，只留下小河和屋脊。在水上古村，用无人机拍摄金黄油菜花盛大开放的胜景。张老大跟着无人机，在花田奔跑，脚上鞋带松了，他蹲在菜花丛中系鞋带，这时候抬头看天，看到高过头顶的那一簇簇黄金花蕊，在天空摇曳。春天的一场花事，把脚下柔软湿润的泥土都调动起来了，显现出生气芳菲。在水村，张老大一心等待，想抓拍到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效果图片，等侍人与花的互动出现。

友人阿潭钟情于紫桐花。紫桐花就是泡桐在暮春开的花。那两棵开花的泡桐树，树高盈丈，就长在老城的一座古桥旁边，是他的乡愁，每年晚春，开一大朵一大朵淡紫色的花。

泡桐不是桐树，它是一种速生的树种。这两棵泡桐，阿潭年年看它开花，然后又凋

落，没有人去关心它们，似有大寂寞，每年春天，泡桐开紫花时，已经搬离老城小巷的阿潭，总要回来看看这两棵树，看看泡桐花。

人看花树，是看纷落的流光。那些在春天开过的花，槐花、楝花……是以前的伙伴，它们还一如既往，开着自己的花。

有人青睐城里的樱花，有人钟情乡下的萝卜花。

我喜欢在春天看蚕豆、豌豆花。这些乡野的花儿，与麦菽为伴，开紫色小花，若蝴蝶，在庄稼间飞。在我手机里，保存着几张去年

在乡下采访拍的图片，在一条小河边，水边停着一条小船，河边碧碧的坡地，就长着这两样农作物，在嫩绿的映衬下，静静地开花。

槐花多年不见。不见槐花，是因为不见树，从前小城的大街小巷长着不少槐树，那些白色花瓣还能放在嘴里吃，有一股清气。槐树哪儿去了？我想去找多年不见的本土老树。年年花相似，岁岁人不同，那些高大的，有斑驳粗糙树皮的树，已经走散，离开了我的视野，这些草木故人，是值得我在这个春天去拜访的。



童年那些岁月

张建国

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老家在豫西山区，父母是农民，家里姊妹五个。上小学时，学校条件差，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由同一个老师兼顾上课。印象中老师不严厉，但也说不上和蔼可亲。

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田间地头、坡边堰旁拽猪草。当时人的口粮不足，猪更是吃不上粮食，糠菜便是猪的主粮。家里年底卖猪换来的钱，首先要留足来年的学费，多余的再考虑给盼着过年的孩子们扯布做衣服——新衣服都是母亲做的，村里有缝纫机的不多，母亲总是抽空到邻居家给我们做衣服。

我们总是晚饭后开始做作业，那时农村没电，照明靠煤油灯，姊妹几个围在桌前，经常会因为与油灯的距离问题发生争吵。

那个年代学校有麦假和秋假，孩子们都力所能及地帮家里干农活，我的任务是在牛不耕田的时候上山放牛，放牛不算重活。午饭后稍作休息，放牛人都会不约而同赶着自家的牛朝山坡走去，一个下午，满坡的牛吃着青草，放牛人也不闲，拾些干柴，傍晚时分牛吃饱，柴也拾好，在放牛人的吆喝声中，牛悠闲地回家。

明月当空的晚上，晚饭后大家会聚在村口的大柿树下，长者吸着旱烟，说着各自的新鲜事：收成、谁家娃的娶、嫁，谁家添了个胖小子等等，欢笑中偶尔夹杂着吸烟人的咳嗽声，在淳朴的谈笑中洗去一天的疲劳。深夜，人们各自回家，村庄也安静下来，偶尔听见阿黄的汪汪声。

从当兵说起，参加工作已30余年，老家还经常回去，童年的很多趣事也还记忆犹新。走在熟悉的乡间路上，碰见同村的长辈、邻家大哥或童年玩伴，递上一支香烟，亲切地称呼着乳名相互问候，熟悉的乡音格外亲切！

炖菜，信阳人的魂

徐潇

家门口香椿树刚出嫩芽，妈妈便采下寄到北京，要我尝鲜，顺带寄了自家种的油菜。“出来苦了，你炒着吃啊。”妈妈叮嘱。

香椿凉拌或炒鸡蛋，菜苔可清炒，也可按老家口味做个炖锅——腊肉炒菜苔已是难得，但总想念老家炖菜的滋味，我偏心地要炒成以后，再装进砂锅炖一下，自然了，还要有配菜——干炸萝卜圆子。

这样做并非“多此一举”，热锅上桌比装盘上桌更显信阳人饭桌文化的仪式感。就像那个“盛行”的说法：给信阳人一只砂锅，他可以炖了全世界。这并不夸张，对信阳人而言，一个热乎的炖锅，是饮食，是生活的“信仰”。

宴客，少则两个炖锅主菜，多则五六个锅子间隔摆放，锅下还要有小火炉热着。这种“无锅不成席”的饮食文化，大概也是全国独一无二了。

春节留京，思乡情切，胃更是想家乡味，冰箱里还有妈妈托人带来的自养走地鸡，取出来炖一锅鸡汤。鸡切小块，宽水焯熟，鸡块取出，控水入油锅煸炒至金黄，然后再倒入水已滚的砂锅里，放入三四块去皮的姜，加一把小葱，开小火。在我的老家，炖汤的习惯是小葱打结入汤，汤好，葱，姜筷子夹出舍去即可。

剩下就是小火慢炖——通常需要两个小时，揭开砂锅，原汁原味的汤清澈见底，就一个字：鲜。此外，或有鸡汤配山药，鸭汤配萝卜或者海带，这也算是祖传下来的“秘制”配方。

一口热乎的原味鸡汤，疏解了思念家乡与亲人的情愫，排解出一些孤独。

我从未学过烹饪，但家中有擅长厨艺的妈妈，还有“讲吃”的爸爸，耳濡目染和时光长，我被培养成了“好吃嘴”。

说起，信阳人在河南有“会吃”的声名，尤其是在靠北的河南人眼里，都知道信阳人讲究吃，也都知道信阳炖菜是一绝。

大抵是因为信阳人“将炖菜进行到底”的姿态吧，除了基础款原肚山药老母鸡汤、海带老鸭汤、南湾湖鱼头汤，还有升级版的“浑炖”系列，特点是原料经过特色处理，口味丰富，比如腊肉黄鳝、炖筒鲜鱼锅、固始炖鹅等等。

浑炖通常按时令搭配蔬菜，有大道至简之理，调料简单平民，可以无视“高贵”的香料。奶奶有一道拿手菜名曰“龙虎斗”，水库鱼切块腌制，晒干，搭配黑猪五花肉，佐以酱油、黑胡椒及少许干红辣椒，炖至软烂，筷头一戳，那肥肉便散开了，最后抓一把青蒜苗或者香菜，成了。这道菜，在信阳人的餐桌上也很少见。有时候我会觉得“龙虎斗”名字过于霸气，但并不阻碍这道菜成为年节时我们这些小辈翘首以待的美味。

总之，信阳人家的餐桌上，一定是锅子“咕噜噜”冒泡，肉和菜热腾，食客吃得热火朝天。此景信阳常见，并非优越景象，尤其是我家那个小县城，痴于炖菜无以复加，一年365天每天都可吃炖菜，多数人家甚至藏有祖传的炖汤砂锅，“中国炖菜之乡”实至名归。

北京生活10年，可胃还是信阳的胃。最近几年，我不时做一些老家菜，引来了同事、邻居和好友等一众馋虫，以至于时不时要央求老家亲友寄来特色食材。这其中，有一道“筒鲜鱼”颇受欢迎。

朋友老杨，承古法，采用新鲜竹筒和秘传调料制作筒鲜鱼。借老杨的光，以往多年只能吃到瓦罐筒鲜鱼的我，也终于吃到正宗筒鲜鱼。难得的是，竹子的清香与腐乳味儿交缠争斗，最后融合一体。这有点像信阳人的性格，隶属河南，却是米面通吃，口味与湖北暧昧，还跟安徽有说不清的纠葛，筒鲜鱼与臭鳜鱼颇有“同门”的意味。

以前人们说信阳不南不北，信阳的人和菜，特色也仿佛难以定位。这几年，我的乡亲们都自称“江南北国，北国江南”，算得上雅致，而“炖菜”也代表了渗透、交流、融合之意。

如今郑州的大街小巷，有许多信阳菜馆，主打自是炖菜：门类繁多却讲究食材和原汁原味，一口砂锅、一锅原味炖菜，成了信阳人的魂，走到哪儿都舍不得、放不下。

教育理念问题

欧阳

最近，看到一则初中生体能测试的消息，说是某中学一个班级进行引体向上体能测试时，20个学生中仅有两人达到两个以上，另有一人做了一个，剩余的一个都做不到，有人甚至握住单杠后几秒都坚持不住。

搜索一下相关标准。按照要求，引体向上的及格数值是：7年级4个，8年级5个，9年级6个，满分12个。由此看来，差距着实有点大。

学童体质羸弱应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，印象里这些年似乎一直处在趋弱的轨道上，相关的话题常见，吃瓜的旁观者都有些麻木了。然而，这回的“数据”还是惊着了看客，引来了各色围观群众。

有评论调侃说，估计体育老师教数学去了。话虽然有点无厘头，不过，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现实的状况：对体能素质的重视不够。实际上，很早的时候，重视体能，重视体育课等，不仅有反复的强调，而且还有具体的规则、安排出笼。何以学童身体素质会持续倒退？或者至少是没有进步。

不妨反过来问一下：靠学校时间有限的体育课，能解决体能问题吗？显然不能！家长们都别抬杠，冷静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“育儿”实践，体质弱的责任，难道和您的教育理念无关吗？

来看相应的惯常样态：撇开学校作业影响，各种门类（包括音乐考级之类）的校外课几乎填满了孩子的“空余时间”。很多有条件的家庭，家长，即便是那些没有被望子成龙之焦虑心态所驱策的人，为了择校的机会，日日奔忙。有吗？无论是假期、周六日，脑子里塞满各种学习材料的孩子，都不容易获得释放一下大脑的四肢活动时间。再加上，现如今无处不在的网络游戏抢夺时间，可以说，伸展四肢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如此这般，所谓身体素质，想不弱化还真是难。

有人说，不学行吗？的确，不只是在小升初、中考中，学童“应知应会”的杂碎题

多，越有机会步入心仪的教室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北京某些小学在“择优”圈定学生时，就会选取，比如说脑袋里装有更多英文单词的人。

更有甚者，如今的高考也是，知识点背熟越多，解题手段、方式记忆越多，各种“难题”解答技巧掌握越多，才更有机会“出类拔萃”。不夸张地说，你必须熟悉试题的程式化应答，否则，量大且内容宽泛的考卷基本不会给你留下细心解析试题的时间。

对了，我们在说教育理念。撇开家长们对身体运动的忽略，各种应试技巧的训导更是备受追逐，背后的故事是，人们能从中收获眼前的好处，比如步入声名更响亮的学校。这样的“好处”对孩子长远的未来，有“鼠目寸光”的嫌疑吗？

有个盛行并且诱人的说法，也就是“起跑线”及其关联的一系列学问……商业阴谋就不去絮叨了，先说一部涉及教育理念的书。这部被中译为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的书，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故事：一位17岁前没上过学——也就是从没见过也根本不明白“起跑线”咋回事——的家伙浪子回头，刻苦自学，最后拿下了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

当然，一定有家长会说，自己是被动跟随着，“没有办法。”可能。只是，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您想过吗？您自带的教育理念，反省过吗？

在下没讥讽“起跑线”学问家之意，而仅是想说教育理念的问题。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起跑线的话，这名十几年“流浪”校外的大神拥有的起跑线，鄙人冒昧地估计，应该就是四肢运动了。

我们又回到了肌体健康的路上。有科学研究表明，就一般情形而言，四肢运动，比如摸爬滚打式样地“野长”，更有益于婴幼儿的心智、神经，也就是大脑的发育。因此，一些国家全然无视“天才”的可能性，干起了立法严令禁止向婴幼儿灌输学习的活。事实上，在婴幼儿时期，“起跑线”般地向大脑里灌输那些“纯属记忆”的知识，不仅不利于大脑的健康发育，反而会阻碍大脑的健康成长。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即使到了青少年时代，强健的身体，更能促进大脑的学习活动。

客观说，基于成长期身体的可逆性，胳膊无力的引体向上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发育期的大脑被“起跑线”弱化……

当然，一定有家长会说，自己是被动跟着，“没有办法。”可能。只是，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您想过吗？您自带的教育理念，反省过吗？

